

照片里的母亲 徐泓

穆铁柱轶事 盛伟光

一张照片和父亲的临终遗言 孙国辉

陪都三年——父亲邓广铭执教复旦大学的日子 邓可蕴

美军老照片里的青岛军火库大爆炸 薛原

定格历史
收藏记忆

「老照片」

OLD PHOTO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照片.第109辑/冯克力主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16.10

ISBN 978-7-5474-2031-7

I.①老… II.①冯… III.①世界史-史料②中国历史-现代史-史料 IV.①K106 ②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1167号

责任编辑 冯克力 赵祥斌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82098470

市场部(0531)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0毫米×203毫米

6印张 103幅照片 120千字

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0.00元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须经本社同意。

出版人 尹奎友
主 编 冯克力
编 辑 赵祥斌
特邀编辑 张 杰 丁 东 邵 建
美术编辑 王 芳



第一〇九辑

目 录

徐 泓	照片里的母亲	1
盛伟光	穆铁柱轶事	28
庞守义	为徐迟先生晚年影像定格	50
崔 英	“漏网”妈妈的老照片老故事	57
孙国辉	一张照片和父亲的临终遗言	78
曹立先	难忘足球人生	85
刘 东	旧影里的安徽省立图书馆	94
邓可蕴	陪都三年 ——父亲邓广铭执教复旦大学的日子	100

王端阳	东北军“一二·一二”剧团	115
刘忠帮	梦回园林	127
朱新地	我的大学	138
薛黛邦	多彩“劳卫制”	153
谢守一	记一段难忘的学习经历	156
薛 原	美军老照片里的青岛军火库大爆炸	161
高 飏	祖父的遗像	167
邵迎进	惠泽他人的劳瘁一生 ——我的外祖父	172
周志跃	一张八十年前的全家福	185
冯克力	《老照片》的一位美国朋友	188
封 面	1946年：重庆复旦小学（邓可蕴）	
封 二	一张特殊的合影（盛伟光）	
封 三	韩德常与父亲韩振华（徐 泓）	

照片里的母亲

徐 泓

我的母亲韩德常（1915.11.13—1990.7.14），如果在世，今年是百岁寿辰了（文章写于2015年，编者注）。

翻开母亲留下的老相册：厚重、沧桑、斑驳的历史碎片，在褪色的黑白影像中，流溢出另一个时代的风情。这些影像对我固然陌生，但可能由于血脉相连的缘故，又有似曾相识的温暖。

老话说，“七坐八爬”，讲的是小儿七个月会坐，八个月会爬。高背椅上，母亲坐姿自如，神色安静，显然年龄在七个月以上了。掐指算算，这张照片（图1）至少有九十九年的历史了。

经推证，这家照相馆叫“铸新”，位于“北京琉璃厂中间海王邨公园内”，离母亲的家——北京南城，祖宅椿树胡同14号（后来的南柳巷25号）不远。

母亲的亲妈叫王敏，身体不好，生孩子多，大多夭折了，只剩下兄妹两人：母亲和我的大舅韩德章。她因肺病去世时，好像不到三十岁。母亲丧母时，还不足三岁。



图1 母亲韩德常童年标准照

图2（见本辑封三）里的母亲，倚着栏杆，童花头，小碎花棉袍，端正秀气的面容，已初露“美人胚子”。右侧坐着她的父亲，长袍马褂，瓜皮帽，棉鞋。这应该还是“铸新”的作品。民国初年的照相馆都布置的像话剧舞台：有精致的风景陪衬，还有小围栏的实景搭配。

我的外公韩振华（1884—1963），号诵裳。早年留学日本，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，学的是电气化学。回国后在天津学堂教过一两年书，这就是为什么周恩来总理曾称他为“大学长”的缘故。后来到了北京，一手创办了师大附中，就是和平门外的那个师大男附中。他做第一任校主任，做了七年，累得胃病吐血。自此弃教从商，一直在金融界任职。

这张父女合影，母亲一直珍藏在照相簿最重要的位置上。那时外公应在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经理任上，常年不在北京。大约惦记这个没娘的女儿，留了这个念想儿。

解放后外公做北京盐业银行经理，一直到1963年病逝。他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，还当过北京市第一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。二舅韩德刚说：“我看到过他的证书，上边有叶剑英的签字。”那时叶剑英任首届北京市市长，他找外公谈了一次话，说他们经过调查，北京所有这些银行经理，都不怎么规矩，都是倒黄金美钞的，“只有韩经理还比较清廉”。

三舅韩德扬说：“韩经理不爱钱，他附庸风雅，爱字画。薪水都买字画了，以为都是真品，还很得意。等解放后，荣宝斋来的人说，韩先生我们卖给您的画，现在得跟您说实话，没有几幅是真的。”

不过外公与大收藏家张伯驹交往频仍，与一些书画家结为好友，是不争的事实。藏品中当然也有真货。比如外公留给母亲的四幅花卉条屏，落款“石雪居士”，是著名书画家徐宗浩的真迹，并有“送诵裳道兄雅正”的题识。

母亲的家族显赫，她出身于“天津八大家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，自清朝咸丰元年（1851）起，天津城里就有

“八大家”之说，而排名第一的“东门外韩家”，又称“天成号韩家”，靠海运业发迹。

到了上个世纪初，韩家离开天津落户北京，买下了北京南城西琉璃厂尽头南柳巷的一处大宅院，共有101间房。解放后实行“经租”时，租给中华书局大部分。自留房还有28间半，正、偏两套小院。冬天正院各房要生10个大炉子取暖。

这张在祖宅大门前的留影（图3），证实着后辈的回忆：“老宅门向东开。门前两旁有门墩、上马石。高门槛，两扇大门”。照片里看不到的：“进去是门厅。两旁有长两米左右的‘懒凳’（凳身较矮，凳面用见方的整木做成）。门厅的西面上方悬有‘五世同堂’的匾。”

小小的母亲，居于照片的正中位置，垫着一个棉垫，坐在高门槛上，显然被金贵地呵护着。她一手扶着门墩，与众人看镜头略有不同，她面庞微微向右，一副端庄恬静的小模样儿。

外公在她的左边笔挺站立，衣着与上幅照片略有不同，还是长袍马褂，中式装扮，但头上换了礼帽，足下换了皮鞋，已经西风渐进。

照片中左着一身童子军制服的是大舅韩德章（1905—1988），他比母亲年长十岁。听老一辈的人回忆，这位韩家长子，聪颖过人，博学多才，懂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，尤其精通世界语；还懂音律，会吹笛子，能唱昆曲。

但他一生不顺，诸事不如意。早年考官费留学，成绩第一，却被一个官家子弟顶替。赴美学音乐不成，1928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理学院农学系，凭着一腔热血，投身于中国农村经济调查，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专著《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建设》，其中多有真知洞见。可惜战乱时期执政者无暇顾



图3 母亲与家人在北京的祖宅前留影。左起：母亲的大哥韩德章、母亲的父亲韩振华、母亲、母亲的四姑韩升华、母亲的表哥李宏年。

及；50年代以后，经济学科又不被重视，他和他的研究长期遭到冷遇。1988年这位中国农业大学退休教授在寂寞中病逝。

母亲在她爷爷韩渤鹏（耀曾）和奶奶卞氏身边长大。

爷爷韩渤鹏，清季维新时，曾任警察道；北洋政府时，为国务院秘书上行走。

值得一说的还是奶奶卞氏，有的称她为卞家老太太，有的称她为韩大奶奶。总之是南柳巷25号大宅门里的当家人。

母亲的奶奶也出自天津八大家，不过是新八大家。咸丰年间口诀中的八大家，后来有的逐渐败落，新的豪富又不断生成，于是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。新八大家榜单里就有了李善人家、益德王家、乡祠卞家、高台阶华家。

卞氏就是乡祠卞家、也称为“隆顺榕卞家”的女儿。母亲的爷爷还有一位姐妹嫁到了卞家。天津八大家之间讲究互相联姻，可以从各家多对婚姻里考证。

照片（图4）中奶奶卞氏面容清癯，深眼窝，高鼻梁。瘦高身材，比爷爷高出半个头。豆蔻年华的母亲，刚及奶奶的肩下。

韩家阴盛阳衰。卞家老太太生了两个儿子，但小儿子夭折，只剩下外公独苗一个；生了五个女儿，个个如花似玉。也就是说母亲有五个姑姑。

每临大事有静气。家里家外，但凡有事，任爷爷怎么说，奶奶坐在炕上，纹丝不动。等爷爷发过火了，她才开口，说一句是一句。

众人皆佩服卞家老太太思想开通。她先解放了女儿们的脚，除了大姑以外，其他姑姑都没有裹脚，都是天足。她还鼓励女儿们读书，从五六岁开始就送她们进严氏女塾，以后上了专科、大学。女子留洋读书，这在当年是很容易遭非议的事。但卞家老太太一锤定音，让六姑、七姑去了美国留学。

在女儿们的婚事上，她也颇有眼光，三位姑姑都嫁给了当年的“海归”，四姑的丈夫是英国留学归来的傅铜，曾任西北



图4 母亲的表姐李惠年、母亲的爷爷韩渤鹏、母亲的奶奶卞氏、母亲韩德常（自左至右），四个孩子为母亲的四姑韩升华子女。

大学校长；五姑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梅贻琦，当了十三年清华大学校长；六姑的丈夫是美国留学归来的邝寿堃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当过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。

母亲的爷爷1935年去世，奶奶1942年去世。卞家老太太的丧礼风光备至，院子里外搭棚，几步一帐幔。丧礼之后，没用完的成卷蓝布和白布，韩宅做被面、被里，用了好多年。

母亲的五个姑姑分别为：大姑韩俊华（1878—1975），号长文；四姑韩升华（1891—1969），号忆文；五姑韩咏华

(1893—1994)，号爰文；六姑韩恂华(1899—1966)，号佩文；七姑韩权华(1903—1985)，号筱文。

她们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“韩家姐妹”。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，更是与韩家五姐妹中的三位相熟，和其中的一位在“觉悟社”还有战友之谊。

母亲从小听这些姑姑们说话，耳濡目染，乃至后来老人们称赞她“很会讲话，礼数周到”。

母亲与比她年长一轮的七姑感情最好。在七姑的影响下，她从小学钢琴；生平第一次上台演出，就是在七姑的琵琶演奏会上。这张照片(图5)中的七姑还在北师大上学，不足二十岁，她手挽着母亲，母亲伸出手拉着七姑，一脸盈盈笑意。

和七姑韩权华并肩而立的是母亲的表姐、大姑韩俊华的女儿李惠年(1907—2007)。她也是在韩家大宅门里长大的。因为她的母亲韩俊华结婚后，没有离开娘家，一直住在偏院。李惠年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上学时，和在这里教音乐的七姑，都以貌美而出众。当然七姑风头更盛：韩老师走过来，见她身材高挑，头发漆黑，皮肤白皙，学生们频频回头。

我的外婆(母亲的后妈)高珍曾说：七姑长得特漂亮，那真是美人。你说美吧，也不是什么双眼皮、大眼睛，就是特别秀气，那种秀气真是“山川清秀”。

据说，当时北平报纸上用八个字形容韩权华：“长身玉立，洒然出尘。”

姑侄两人后来都出国研习音乐，李惠年去了法国学声乐，韩权华去了美国专攻音乐史。

姑侄两人的命运再度交叉，是在1946年以后了。当时七姑嫁给了国军高级将领卫立煌，李惠年嫁给了留法左派学生领



图5 母亲（前排右一）与她的七姑韩权华（后排右一）及表姐李惠年（后排左一）等合影。

袖、科学家汪德昭。通过汪德昭的辗转努力，卫立煌与周恩来恢复了联系。在东北战场上，卫立煌从始至终采取了按兵不动的原则，借机造成了战局有利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态势。

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

润物细无声。少年时代的母亲，有这样两位气质不凡、思想开明的知识女性呵护，是有福气的。

母亲的中学学业应该是在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完成的。这所学校创建于1913年，1926年经在该校任教的李大钊争取，从北洋政府手中争得前清内务府会计司南花园旧址做校址。1931年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。

在学校里，母亲有了三个闺蜜（图6）。

一是夏承瑜。她的父亲夏枝巢是现代著名诗词家，在九个子女中，夏承瑜居末，昵称“小九妹”。夏家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街置了一处房产，屋舍众多，院子里花木扶疏，有许多马缨花、白丁香，还有和南柳巷韩宅院子里同样的葡萄架、藤萝架。此宅离南柳巷不远，所以两家长辈勤于走动，小辈更是互相串门。

母亲和夏承瑜的闺蜜之情，一直延续到大学。1936年她俩一起考取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，母亲主修钢琴，夏承瑜主修声乐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上海沦陷。外公不放心母亲孤身在外，将她转学至北平的燕京大学音乐系。1939年夏承瑜嫁给了上海音专的学长、主修钢琴的张隽伟，安家落户在上海。

夏承瑜的六哥夏承楹，没有六嫂知名度高。这位六嫂就是《城南旧事》作者林海音。林海音一家从福建迁居北京，住在晋江会馆。这家会馆与南柳巷韩宅斜对门，不过几步之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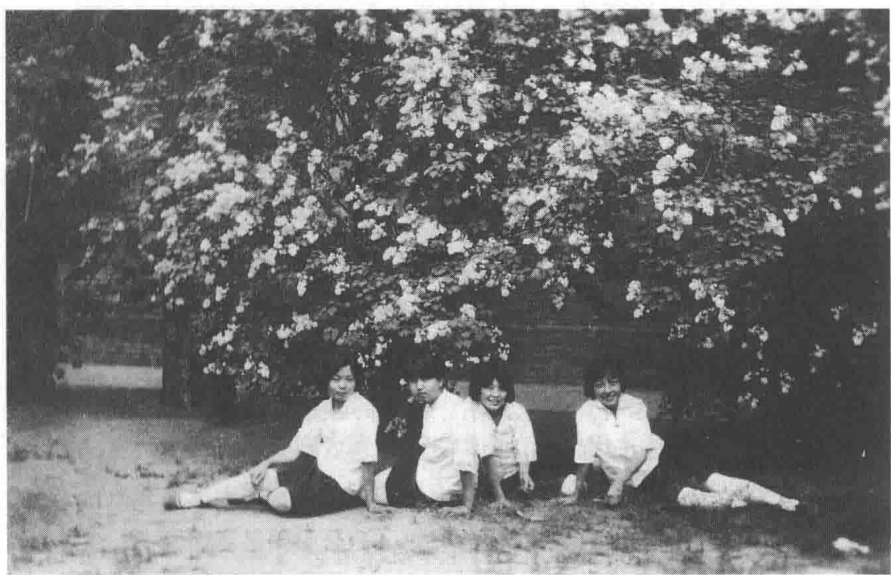


图6 母亲与她的闺蜜：夏承瑜、邵乃偲、母亲、方秀卿（自左至右）。

《城南旧事》中小英子眼里的景物与人物，重现了当年母亲家宅门之外的市井风情。

二是邵乃偲。南柳巷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子，不长，窄窄的。从韩宅出来向南走，百余步，东拐就到了魏染胡同。这条胡同以其30号而出名：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，楼门上方中央镌刻着“京报馆”三个大字，是《京报》创始人邵飘萍的手笔，这里也是他的住宅。邵飘萍与第一任夫人沈小仍育有二子三女，邵乃偲正是邵飘萍的次女。

她是母亲在北平市立第一女中的同学，后来嫁给了陈传熙。陈传熙也是母亲上海音专的同学，当年他主修钢琴，后来才做了指挥。邵乃偲与陈传熙的姻缘，想来和母亲、夏承瑜有

关，是否闺蜜牵的红线？

三是方秀卿。她的父亲方宗鳌，广东普宁人。留学日本，回国之后在各大学教书，担任中国大学教务长十多年，后来入了政。她的母亲是日本人，定居中国多年，已经说的满口流利的北京话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

方公馆位于宣武门外方壶斋五号，一个窄胡同的尽端，就此一家。院子里也是花木扶疏，仅第一进院子中的一株白丁香，据说春日花发之时，全院便化作了“香雪海”。

方家和韩家有点亲戚关系。母亲的嫂嫂方诗云，也来自广东普宁。方秀卿叫她“四姐”。

方秀卿也是学音乐的，大约1934年她从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肄业，又到日本东京音乐学院深造。

据此估算，照片里白衣黑裙的四个女学生，姿态各异，坐在枝叶繁茂的花树下合影，应在1934年以前。尽管年代久远，但青春的气息，力透纸背，扑面而来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原有三四本私人相册，开本大小不一，封面装饰素洁，按照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排列。对我吸引力最大的，是母亲青年时期的照片，看过一次，就忍不住想再看。

小时候的我，常常要求看“妈妈的照相本”。母亲从柜子深处小心取出来，放到我伸出的双手上。埋头翻看，情不自禁，我口里会不断吐出惊艳之下的各种语气词：啊、哇、呦、啧啧、哎呀！

但现在，只有一个开本最小、封面磨损、装订开裂的老相册还幸存，里边多为母亲的童年照。其他的大都在“文化大

革命”初期就灰飞烟灭了。当时社会上、校园里红卫兵抄家成风。我们家在红卫兵还没有闯进之前，父亲母亲带着儿女们自己先动手抄家，把可能引火烧身的东西都撕了、毁了、烧了。

这就让我再往下写的时候很为难：照片太少，几乎没有挑选的余地，有几幅还是从别人、别处找到的。

母亲离家南下，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学时，这所学校才迁入新居不久。

新校舍1935年建成。主体楼为三层砖混结构，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，建筑外墙为清水红砖墙面，墙角粉水泥假石，屋面铺青色瓦片。立面窗洞，除两端头二层的半圆拱窗外，其余没有拱窗。主楼西翼是两排琴房，琴房中间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广场。

母亲主修钢琴。她说过，是流亡的白俄老师教她。查了一下资料，果然，1929年，俄罗斯裔世界著名钢琴家查哈罗夫正旅居上海。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用比普通教授高一倍的月薪聘请他执教。查哈罗夫直到1942年病逝，再也没有回过他的祖国（当时的苏联），但在异乡带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弟子。

除了钢琴教育，上海音专的声乐教育也很有名，教授的是经典美声唱法，据说也以白俄教师为主。母亲的闺蜜夏承瑜主修花腔女高音，母亲的一位男同学刘啸东主修男低音。

刘啸东是著名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。据说他在学校里追求过我的母亲，未果，但两人一直保持友谊。我在母亲后来留存下来的照片中，看到两张照片，图中是两个活泼可爱的幼童，大一点的男孩，穿着西式短裤、短袖衬衫；小一点的女孩，一身裙装，活脱脱一个漂亮的洋娃娃。母亲说：这是刘诗昆和他的妹妹。